李培彬◎著

幸福人生

每寸光阴都是生命的片段

应为天地间万物造化之
神奇而**欣喜**
用**感激**与**欢乐**去迎接
并**享受**人生的每时每刻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培彬　1945年10月生于甘肃省民勤县东湖镇冬固村，1954年秋上学读书，1959年冬逃荒至内蒙古阿拉善巴彦浩特。先在机械厂做钳工学徒，后在毛织厂做临时工。1962年当上了养路工，八年的劳作之余自学传统医学颇有心得，扎针开方渐为人知后，在领导的提携下开办了诊所。临床33载，体会了中医治疗某些疾病立竿见影之效果，感受了辨证论治中画沙印泥之趣味。正值利丰名扬之时，患肝癌绝症大限到来，慌慌然忙匆匆将其人世间碌碌一甲子涂鸦成册，谓之《草根人生》。

罩根人生

李培彬◎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根人生 / 李培彬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2
ISBN 978-7-227-04423-9

Ⅰ.①草… Ⅱ.①李… Ⅲ.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4323 号

草根人生 李培彬 著

责任编辑 王佐红
封面设计 陈 燕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80mm × 720 mm 1/16 印张 30.625 字数 46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4795 印数 2600 册
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23-9/I·1162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每 寸 光 阴 都 是 生 命 的 片 段

应为天地间万物造化之
神奇而**欣喜**
用**感激**与**欢乐**去迎接
并享受人生的每时每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东北部，石羊河流域的中下游，南依凉州，西毗金昌，有一块腾格里和巴丹吉林大沙漠从东西北三面包围的平原。东西长二百零三公里，南北宽一百五十公里，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可耕区域地势平坦，日照充足，历来水源充盈，向无旱涝之虞，是沙漠深处的一块绿洲，也是甘肃省重要的西北粮仓。当地居民世世代代重耕尚读，素有“人居长城之外，文在诸夏之先”的称誉，这块地方就是我的原籍——甘肃省的“文化之乡”民勤县。

这块孤悬塞外，犹如世外桃源的偏隅之地，自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匪乱以来，常有土匪出没抢掠烧杀，百姓饱受蹂躏。很多村庄被迫建堡筑寨，抵御土匪。中华民国建立后，军阀蜂起，土匪猖獗。民国十八年军阀马仲英占领了民勤县城，不到万人的县城居民被杀戮四千六百多人。后来军阀马步芳的骑五军又在民勤县驻军一个团，经常派员带队下乡抓丁要粮，敲诈勒索，横征暴敛。对农民鞭打绳拴，吊拷施刑，惨不忍睹。百姓啼饥号寒，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1949 年，共产党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民勤县的种田人过上了太平日子。人人欢天喜地、安居乐业的生活延续到了 1955 年，按照国家政策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庄稼人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走到了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农业社变成了生产队。这时候的种田人嘴里要唱跃进歌，农田地里干的活儿叫做“放卫星”。如何种庄稼，有层层领导来安排，社员的天职就是多干活。

在各级政府的安排下，我所在的东镇人民公社招数多，有一部分土地深翻种上的庄稼没出苗，有一部分土地推广种上的冬小麦绝了收，有一部分土地搞了农田规划撂了荒，还有一部分土地庄稼长得好。

就在这期间，民勤县的政府跃进动作搞得大，大炼钢铁拿走了社员的煮饭锅，虚报产量拉走了社员的活命粮，征收棉花拆掉了社员过冬的被子和衣服，修筑水库将大批男女老幼征驱到红岸山下做苦役。一场人为的大灾难，紧紧缠住了这块地方的种田人。

在最艰难的 1959 年和 1960 年，有些种田人因饥饿毙命于家中，而成千上万的饥民则躲开公社和大队的看管监视，扶老携幼，吃着草根草籽，穿越腾格里大沙漠，向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阿拉善滚滚而来。十四岁的我作为饥民中的一分子，跟随逃荒队伍艰难地走在大沙漠里。

民勤县政府对待逃荒饥民的策略是组织人员住在沙漠中的水源地方堵，骑着骆驼在沙漠中的道上追，巡逻在武威的火车站上拦，派大批干部住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阿拉善各处，诱挟饥民向回遣。

阿拉善旗政府对待饥民的办法是调拨专项资金，向其境内的公社大队做布置给那些断了粮的饥民提供口粮救助。少数饥民经过救助和动员后返回了原籍；有些断粮的饥民救助后向河套产粮区走去；无力远行河套和坚决不愿返回民勤的饥民给予入户口，供粮食。他们的原则是在阿拉善境内尽量减少饿死的人。

后来我看到的有关资料报道说，饥荒过后的民勤县人口由二十四万减至十一万。河套地区和阿拉善的人口增加了多少不得而知。只听说阿拉善境内有的公社组织人员深入大漠，沿着逃荒之途，掩埋了旷野上的饥民骸骨。

四十九年过去了，我作为当年饥民中的一分子，已在阿拉善的这块土地上成家、立业，生活、工作了大半生。兄弟姐妹五个家庭的人早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阿拉善人。父母在这里年老寿终，儿女们在这里长大成人。本人已经退休，吃着精美的食物，住着方便舒适的楼房。过着太平盛世的悠闲生活。

现在我看到很多国民为自己大腹便便的身体而发愁，或因减肥而苦恼。有时候看到扔在居民小区垃圾车中的鸡鸭鱼肉和各种珍美食品，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肚子里装着草根的日子。

在我生命到了终末期的日子里，大着胆子以自己小学程度的语文水平写了一点给自己和亲友们看的回忆文字，如实地记述了我在民勤县和内蒙古阿拉善

的人生经历。也记述了当时的国家政策、社会环境、民风民俗以及身边的一些草根人物。

每当我看一遍自己写的文字，过去的那种酸甜苦辣就涌上了心头，给舒适的生活和闲逸的心情增加了一点另类调节。以往事为参照体，能更加品尝享受到今日安康幸福生活之滋味。因此我不怕羞地刊印几本，望读到拙著之亲友及诸君，莫嫌我遣词造句之不当，日常用语之粗。或许有和我青少年时期人生经历类同者，茶余饭后览之，钩沉回味国贫民苦之过去，感受欣赏国富民康之今日，让生命的每一寸光阴里，知足由生，常乐融融。此乃我之本意也。

目　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1945–1954）

1. 最初的记忆
2. 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
3. 共产党的社会好
4. 封闭的家园
5. 种庄稼的手艺人
6. 田野里挖菜　湖滩上放驴
7. 爬墙头掏麻雀　上树梢打沙枣
8. 瓜田上的日子
9. 十八石
10. 人跑了 墙倒了

第二章　（1954–1959）

1. 天狗吃月　天摇地动
2. 上学读书
3. 农业生产合作社
4. 统购统销
5. 彭思瑞
6. 人民公社大跃进

7. 队长的王法
8. 剪麦穗
9. 田埂边上出产量
10. 除四害
11. 勤工俭学
12. 钢铁任务
13. 斗争会
14. 大神树与小松树
15. 杏仁中毒树皮解
16. 吃饭时的歌声
17. 勒紧裤带　度过最后一关
18. 炊事员爬杆倒栽葱
19. 一分　八分　一角　两角
20. 一贯道
21. 深翻
22. 伯父的果园
23. 话题
24. 百鸡安（宴）　活捉座山鹤（雕）
25. 摘豆角
26. 扔掉西红柿 抢吃生萝卜
27. 两个“二杆子”哥
28. 赵锁
29. 刘元儿
30. 难熬的日子
31. 我的亲人我的家
32. 逃荒

第三章　（1959–1962）

1. 居民小院
2. 舅舅的来信
3. 钳工学徒

4. 打沙米 挖锁阳 搓碱籽
5. 五更粉汤水 半夜豆腐渣
6. 夜走哈拉坞
7. 拾发菜
8. 和老鹰较劲
9. 与狐狸对峙
10. 捣蛋的骆驼
11. 屁股坐在了长虫上
12. 新华书店的墙角下
13. 头顶石头走路
14. 碟子　烟头　鸡蛋
15. 倒霉的四脚蛇
16. 四胡 待召 三妖精 田先生
17. 毛织厂做工
18. 两缸清水一张饼

第四章　（1962–1970）

1. 流动道班养路工
2. 黄羊远逃盘羊绝
3. 鸡吞长虫人吃鹰
4. 兔子急了也咬人
5. 活捉狐狸
6. 蒙古人
7. 沙飞石头跑
8. 雨中埋肥羊 雪地捉瘦鸟
9. 吃肉要赚钱
10.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11. 赵木匠
12. 忆苦思甜
13. 1966 年的国庆节
14. 《黄帝内经》和滚流的汗珠

15. 特殊年代
16. 砖瓦窑道班
17. 志愿军班长深夜跑进道班房
18. 重返巴彦浩特
19. 古城 寺庙 金凤凰
20. 治病四招
21. 回原籍
22. 见闻
23. 木匠表哥
24. 沙漠中的小土屋
25. 武威车站
26. 造反抢房
27. 贵族房主
28. 三忠于
29. 三友同学
30. 雄哥
31. 一打三反
32. 腰坝滩上开荒 兵要地志描图
33. 白马连的王连长
34. 改行为医

第五章　(1970–2003)

1. 红医工
2. 批林批孔
3. 婚嫁风俗
4. 猎兔射鸭
5. 跟随社会过日子
6. 当过乡长的工程师
7. 兄弟帮忙找活儿
8. 天崩地裂
9. 欢迎乌兰夫

10. 挣钱难
11. 没有学历的苦恼
12. 行医的苦和乐
13. 苦命的景哥
14. 寒蝉心态
15. 结网
16. 采药
17. 住房进行曲
18. 彭大爷

第六章　（2003–2007）

1. 在“非典”的日子里
2. 癌症之花绽放在我的硬化肝脏上
3. 心飞云天外
4. 二度花儿开
5. 三度花开依旧红
6. 花甲过后学拼音
7. 四度怒放并蒂莲
8. 等待死亡的心情
9. 我要写本书

第七章　（1950–2007）

1. 死猪不怕开水烫
2. 蓝天青山　黄沙绿草
3. 闲来无事话当年
4. 衣食无忧说今朝
5. 思念故旧半为鬼
6. 朋友情
7. 爹娘恩
8. 遗嘱与悼词

后记

第一章　（1945–1954）

1945 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的地界上原来共同打日本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开始了大拼杀。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四年后国民党垮台了，共产党胜利了。我的家乡和全国一样，共产党开始枪毙反革命，斗地主分田地，号召抗美援朝，农村搞互助组。办学校，制定婚姻法，禁赌禁鸦片，提倡男女平等。一番动作下来，把老百姓搞得心花怒放，扯着嗓子大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

共产党来的那个时候叫做“解放”，解放时我已经懵懵懂懂地睁开了认识世界的眼睛。知道了那会儿我家里有爷爷奶奶，爹爹妈妈，三爹三妈，还有姐姐和两个妹妹，奶奶说，我家有十口人。家里过的日子和周围的众乡亲一样，有点儿穷困，但很安乐。

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丰富，由在院子里逗着黄狗玩走到了户外，藏衕衕，叼狗娃[①]，踢毽子，挖野菜，放毛驴，看瓜田，赶麻雀，拐线[②]，拾粪。一边干活一边玩的五年过去了，我九岁的时候我家里已经十二口人了。

①藏衕衕，叼狗娃——即藏猫儿，老鹰叼小鸡的游戏。

②拐线——纺线和织布中间的一道工序。

1. 最初的记忆

听母亲说，我是 1945 年农历 10 月 20 日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最早的零碎记忆里，我吃饭的时候拿着木头做的小勺儿，端着木头做的小碗儿，小木碗的名字叫做“买买”儿。奶奶在木碗里盛上一点儿饭，拿着筷子在木碗里搅着圈，不断地向木碗里吹着气。我着急地伸手要端木碗，奶奶不给我，一边搅着碗里边的饭，一边说着话：“东放羊，西放羊，润娃子[①]长大了放绵羊，羊儿赶在滩上，润娃子睡在山上……”奶奶把木碗放到她的嘴边试试饭不再烫嘴了，就把木碗给我了。吃得最多的是黄米稠饭[②]和蒿子[③]做的糊糊，我被这两种饭常常烫了嘴和手。看着别人端着大黑碗，我也闹着要端那样的碗，奶奶就是不给我。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张着嘴哭叫了起来，奶奶拉着我的两只手，一推一拉地拉着长调儿说：“扯锯，掰（格）锯，扯到哪里了，扯到外爷[④]的门上了，舅舅说地告去呢！外爷说地罢、罢、罢，润娃子还小呢！长大了铲草呢！铲上草儿喂马呢……”

奶奶的口歌儿多，她还教着让我说：“沙锅子盖，嘟噜噜转，大人娃娃走镇番[⑤]，镇番那里沙窝多，沙窝里面骆驼多，骆驼上面骑着小贼婆，贼婆贼婆你不要哭……”

“一骨朵蒜，两骨朵蒜，跟上哥哥走南山，南山背后有座庙，庙里有个长毛道。铺的毡，盖的毡，头上放上扇子扇，扇出火来了，冒出烟来了。杀公鸡，叫鸣呢！杀母鸡，下蛋呢！鸭子丢到锅里打颤呢……”

我家厨房的屋顶上有个小天窗，很多大人见了我，总要用手指着天窗问我那是啥东西？我回答了以后，他们就学着我的发音说上几句话，把我取笑一番方才作罢。因为我的舌头不听使唤，每次总要把天窗说成“天堂”。

我最愁的是剃头，不知道是咋回事，剃头发时非常疼，疼了我就拼命跳，别人没有办法给我剃。每次剃头都是外爷来到我家里，手里拿着一点好吃的东西，把我引到他跟前，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再由母亲按住我，把好吃的东

---

① 润娃子——作者的乳名。
② 稠饭——能用筷子捞起来的粥。
③ 蒿子——青稞磨成的瓣儿。
④ 外爷——即姥爷。
⑤ 镇番——清代甘肃省县名，民国十七年改为民勤县。

西放在面前，说是剃完了头发就让吃。刚剃了一刀，我就疼得大哭起来。外爷说，不得了啦！千万不能动，头发中跑出来了一个虱子，他正在割虱子的一条腿。我的哭声小了，外爷说他已经割在虱子的第二条腿上了，我疼得一边“啊啊”地叫唤着，一边问还有几条腿没有割完，嫌他割得太慢了。外爷一条一条地慢慢数着，他“割掉”了虱子的九条腿后，“呵呵”笑着说只剩下两条腿了，快要割完了。

夏天，娃子们是不穿衣服的，只是在前面腹部戴着一个花肚兜。光着身子在水沟里抓上泥巴，做小车，做黄牛和毛驴，再做上房子。做的那些东西大人们不认识，是我们自己争抢着告诉他们那是啥东西。

记得有一次，奶奶脱掉我的褂子按住我，把一碗热乎乎的黄米稀饭倒在我的脊背上再均匀地摊开了，叫来了我家的大黄狗，让狗用舌头舔着我脊背上的黄米饭，吓得我大声哭喊着，害怕黄狗咬掉脊背上的一块肉，不知道奶奶这是在干什么？后来奶奶告诉我，那是我的背上长了癣，她叫黄狗用舌头舔掉它。

到了我不穿开裆裤的时候，能够记着的事情就多了。

2. 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

1950 年春，我的家乡甘肃省民勤县东湖镇冬固村来了共产党的工作队。他们穿着灰衣裳，带着枪，住在我家北面一户人家的大院里，整天早出晚归，专找穷苦人谈话。不久，发动起来的农民成立了农会，说是要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很快就在距离东湖镇六七里的陈家双寨子那个地方枪毙了七个人，叫做“镇压反革命”。

不几天又在东湖镇开了斗争大会，枪毙了王伯龙、石子青等三个人，还把他们的罪行编成歌儿在民间传唱。我听大人们说他们是恶霸，是反革命，在解放前做了坏事情，民愤很大。我人小好奇，经常问叔叔伯伯那几个在东湖镇被枪毙的人究竟干了啥样的坏事情？回答说姓王的是土地多，很有钱，他想在东湖镇这块地方筑城当县长，还把读书的儿子送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当兵，解放时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

枪毙了在旧政府做过事的那些反革命，吓坏了土地多又有劣迹的富裕农民，也大大提高了土地少的多数农民拥护共产党的积极性。1950 年的镇压反革命和减租反霸阶段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紧接着在 1951 年开始了土地改革的新阶段，这时候的口号是“打倒地主分田地”。

土改政策规定，没有土地的农民定为雇农成分，有极少土地的农民定为贫

农，依次还有下中农、上中农、富农，少数土地多的农民被定为地主成分。

工作队组织农民开大会对地主们进行批斗，说他们的土地是剥削穷人得来的。他们把土地分给了土地少的农民，把他们家中的浮财也分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乡村里的种田人没有经过大世面，有的地主被成千上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大会吓得瘫在了地上，回到家里再也没有爬起来。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穷苦的青年农民参加了民兵，拿着红缨枪天天站岗放哨，拉着斗地主，维持会场秩序。农会的人拿着账本、算盘、绳子等每天丈量土地。分到了田地的贫雇农民，个个兴高采烈。

高兴的农民们组织了秧歌队，演着新编的节目。使庄户人最感兴趣的节目是一个人扮演地主，头上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着长袍马褂，弯着腰，站在中间。几个人扮演农民，头上围着羊肚肚的白毛巾，身上穿着蓝补丁的白褂子，

手指着地主，唱着斗地主的“吃屁”歌。歌词是：“你有田你有地，庄稼不会自长起，没有我农民来劳动，光靠田地你吃个屁。”开会时我还听到妇女唱得最多的歌是“旧社会呀，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穷苦的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我家的下中农成分，使乡人常有祝福之语，原因是还未解放的七八年之前，我家还比较殷实。那时候若土改，肯定要被划为地主成分。奶奶曾经给我